

古汉语词汇学

严廷德

著

函采

收

存

研

究

考

析

论

述

评



严廷德著

古汉语词汇学

一九九二年·成都



(川) 新登字014号

责任编辑：陈克坚

封面设计：冯先洁

技术设计：石大明

古汉语词汇学

严廷德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29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32开本 8.125印张

2插页 170千字

1992年9月第一版

199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5614-0538-2/H·23

定价：3.50元

序

近年来，关于古汉语研究的论著不可谓不多。在古汉语词汇方面，考释词义的文章各种语文刊物几乎逐期皆见，而古汉语词汇学方面的通论性著作盖寡。廷德君从事古代汉语教学与研究多年，近数年来又为中文系本科学生开出选修课“古汉语词汇学”，在反复施教的基础上，撰成专著《古汉语词汇学》。这于古汉语词汇的教学与研究，当裨益匪浅。

这部论著既注重论述古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词汇的全貌，勾勒其轮廓，又注意辅以较多的实例；既介绍古汉语词汇学科的基本内容，又导之以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它既是一部切用的古汉语词汇学纲要，又是作者潜心于古汉语词汇学多年的研究成果。

尤可佩叹者，廷德君历年承担之教学任务堪夥，而其居处偏狭，家累甚重。重负之下，仍孜孜以求，操翰不息。此无乃当代中年知识分子精神之写照乎？

书稿付梓之前，承作者嘉意，余得以先睹，故乐而为之介。

经本植
辛未岁尾于城北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古汉语词汇学的性质与内容	(1)
第二节 学习古汉语词汇学的意义	(4)
第三节 古汉语词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8)
第四节 学习古汉语词汇学的方法	(11)
第二章 古汉语词汇的构成	(15)
第一节 古汉语中的基本词	(15)
第二节 古汉语中的古语词	(19)
第三节 古汉语中的方言词	(21)
第四节 古汉语中的外来词	(23)
第五节 古汉语中的专门用语	(27)
第六节 古汉语中的熟语	(29)
第三章 古汉语构词法	(35)
第一节 语音形态构词法	(35)
第二节 语法形态构词法	(50)
第三节 修辞方式构词法	(79)
第四节 词和词组	(86)
第四章 词的意义类型及其发展变化	(92)
第一节 词义与概念的关系	(92)

第二节	古汉语词义的类型	(96)
第三节	词义的发展变化	(99)
第四节	词的多义性	(115)
第五章 同源词和同类词		(121)
第一节	同源词的意义和性质	(121)
第二节	同源词的形成和种类	(124)
第三节	同源词在故训中的表现	(131)
第四节	同源词的孳乳分化	(135)
第五节	同类词	(142)
第六章 同音词和同形词		(146)
第一节	同音词的意义及其形成原因	(146)
第二节	同音词在古汉语中的运用	(153)
第三节	同形词的意义及其形成原因	(158)
第四节	同形词与多音多义词的区别	(162)
第七章 同义词		(165)
第一节	同义词的范围及其成因	(165)
第二节	同义词在古籍中的运用	(173)
第三节	同义词的语义关系	(179)
第八章 反义词		(190)
第一节	反义词的意义与分布	(190)
第二节	反义词的语义关系	(196)
第三节	词义的反训	(205)
第九章 古汉语词义的研究方法		(210)
第一节	形音结合 交互证明	(210)
第二节	归纳辞例 比较类推	(215)
第三节	考校故训 择善而从	(218)

第十章 研究古汉语词汇的几部重要著作	(225)
第一节 《尔雅》	(225)
第二节 《说文解字》	(232)
第三节 《释名》	(237)
第四节 《方言》	(245)
附：主要参考书目	(249)
后 记	(251)

第一章 絮 论

第一节 古汉语词汇学的性质和内容

古汉语词汇学是以古代汉语词汇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是汉语词汇学的一个分支。它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对古代汉语词汇的基本特点、语义关系、构成情况以及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规律进行探讨。也就是说它既把古汉语词汇作为汉语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对其作静态的共时研究，又把古汉语词汇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对其作动态的历时研究，努力揭示古汉语词汇的系统性，从而帮助读者全面认识古汉语词汇面貌，提高独立解决古书疑难语词和阅读研究古代语文作品的能力。

由于古汉语词汇学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中的词和词的等价物（即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因而在讨论古汉语词汇问题时有必要弄清字和词的区别和联系，以免造成词汇研究中的“字”“词”纠缠。

古汉语是以单音词为主的，因此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的汉字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字不仅代表一个音节，而且也能表达语言中一个特定独立的意义，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绝大多数的汉字在古汉语中都代表了一个词，而且通过对汉字形音义的研究确是我们从字认词的有效途径，但是这并不能

说在古汉语研究中可以字词不分或以字代词。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查字与词的区别：

一是从社会历史看，语言先于文字，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的词汇自然也产生在文字之前。钱大听说：“有声音而后有文字。”（《经籍纂诂·序》）段玉裁说：“古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广雅疏证·序》）阮元说：“言由音联，音在字前。”（《论尔雅书》）这些论述说明以意义为内容，以声音为形式的词是语言中固有的，而文字是为了记录这些词才创造出来的，用什么样的字记录什么样的词是约定俗成的；词是语言的意义单位，而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单位。

二是从社会职能看，字和词也有明显的差别。首先有些字在古汉语中从来就不是词，如“蟋蟀”中的“蟋”与“蟀”，“葡萄”中的“葡”与“萄”。其次，有些字在此是词，在彼就不是词，如“参”在“与之参国政，正是非”（《荀子·强国》）中是“参与”之义，它是一个词，但在“参差荇菜”（《诗·周南·关雎》）中，它就只是“参差”，这个词中的一个字了；“采”在“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史记·伯夷列传》）中是“摘取”之义它是词，而在“采采卷耳”（《诗·周南·卷耳》）中则是“采采”这个迭音词中的一个音节符号。第三，有的字可以同时代表几个词，有的词也可写作几个不同的字。如“丑”这个字用来表示羞耻难看这些意义时，它代表的是一个形容词，“闚观女贞，亦可丑也”（《易·观》），“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淮南子·说山》）中的“丑”是其例；而当用来表同类之义时，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名词，相当于“俦”了，“官有

十丑，为亿丑”（《国语·楚语下》），“鳬，雁丑”（《尔雅·释鸟》）中的“丑”是其例，很显然，“丑”代表着语言中的两个词。同一个词用不同的字来书写的例子也很多，联绵词尤其习见，表示迟疑不决的“踌躇”，又可写作“踟蹰”、“首施”、“首鼠”等。

三是从意义性质看，字的意义比较具体而且专狭。如“大”的初始意义是正面的人形，“凶”的初始义是地的陷形，“初”的初始义是裁衣，“閒”的初始义是透进月光的门缝。造字之义虽专狭，但他们所代表的词的意义就抽象而广博，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大”可指万物之大，“凶”可指各种灾难，“初”可指一切事物之始，“閒”（间）可指万物之距离。陈澧《东塾读书记》说：“初者，《说文》云，从衣从刀，裁衣之始也。此皆造字之本意也。及乎《诗》《书》雅记所载之言，则不必尽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陈君所谓“字”与“雅记所载之言”的区别，正是“字”与“词”的区别。

不注意“字”与“词”的区别，容易导致错误的训诂。如“狐疑”本即“犹豫”之义，颜之推斤斤于字义而分别说解为“狐之为兽，又多猜疑”（《颜氏家训·书证》），把一个双音节单纯词曲说为一个偏正词组。又如《史记·项羽本纪》：“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辟易”本是一个联绵词，为“倒退”之义，简单易晓。可张守节《正义》云：“言人马俱惊，开张易旧处，乃至数里。”把“辟易”说成“开张易旧处”不但有望文生义之讥，且有增字解经之弊。此类错误，大凡皆因字词不分所致。

了解了字与词的区别和联系，我们就能更有效地运用文

字记录下来的古代语言材料对古汉语词汇进行研究，从而更深入地揭示古汉语词汇面貌和它的语言学本质

第二节 学习古汉语词汇学的意义

古代汉语的词汇是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古代汉族人民社会生活和语言实践的生动反映，研究古代汉语词汇不仅有利于我们提高语言修养，增强阅读古书的能力，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文化，对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具体来说，学习古汉语词汇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深对现代汉语的认识，为现代汉语的规范和发展提供历史的依据

古代汉语词汇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尽管古今汉语词汇存在着很大差别，但它们之间的血肉联系还是无处不体现出来，比如古汉语中的基本词汇仍是现代汉语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汉语中有些词汇在现代汉语中虽已不用或趋于消亡，但仍以现代汉语词汇的构词成分出现在现代汉语中而重新显示出它的活力；古代汉语词汇的一些古老意义还保存在现代汉语的成语中而焕发着青春；古代汉语的基本构词方式也是现代汉语的基本构词方式，等等。这就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之间的历史继承性，正是这种历史继承性保持了汉语的基本特征。我们通过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一定会对现代汉语词汇的意义和结构有更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可根据古代

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轨迹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比如有一个用来形容人民生活富裕的成语叫“家给人足”，其中的“给”在现代汉语中是“供给”或“给予”的意思，而此处是“富裕”的意思，是“给”这个词的古老意义，由于这个古老意义在现代汉语的成语中得到了运用，而使表达更加简练明白，体现出了语言经济的原则。又如，从古汉语单音词连用而逐步凝固形成复音词（主要是双音词）的事实，可以看到汉语词汇由单趋复的发展方向；从外来词在汉语中逐渐被同化的现象中，可以知道外来词进入汉语后只有适合汉语的词形构造特征，才能在汉语中生根而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对古汉语词汇这些规律性现象的研究无疑会有效地促进我们搞好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化工作。

二、系统掌握古汉语词汇，提高古代语文水平

研究古汉语词汇能帮助我们了解词的构成和词与词之间的各种联系，认识词的用法和修辞特点，从而更准确地解释词义。如果缺乏古汉语词汇知识，那就会误解古书文义。杜甫的《曲江（之一）》诗云：“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有的同志把“伤多”解释成“感伤很多”，而且由此怀疑上句的“经眼”为多余，下句的“伤多”应放在“莫厌之前”。这实在是一个误会，这里的“伤”是一个表示程度的副词，为“太”、“过”之义，与“伤感”的“伤”是一个同音同形词。“伤”作为程度副词在唐人诗中十分常见，李商隐《佳话》诗云：“柳讶眉伤浅，桃猜粉太轻”。伤”与“太”对举，副词性质十分明显。唐庚《遣兴》诗云“诗律伤严似寡恩”，其中“伤”亦决无“伤痛”“伤

感”之义。又如有人把杜牧《山行》诗中“停车坐爱枫林晚”的“坐”解释为“坐下来”，把李煜词《虞美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中的“朱颜”讲成“雕栏的朱红颜色”，也是由于不明词的多义性和词义的古今差异而致误的。“停车坐爱枫林晚”是一个解释原因的判断句，意即“停车”是因喜爱枫林之晚景，“坐”为因由”之义；“朱颜”之“颜”，古义为“容颜”，“朱颜”多指年轻人健康美好的容颜，而前面所引之解说皆以今之常见义解之，是不达古语矣。

三、古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有助于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和研究

文学是以语言为表达手段的艺术，而词汇又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也是运用词汇的艺术。古代汉语是一个巨大的词汇宝库，古代文学家总是努力在这个宝库中选取那些最富表现力的词语来充实自己作品的语言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如《诗经》多用重言连语，增加了诗歌的情味；屈赋中常选用同义词反复申诉情怀，收到了一唱而三叹的感人效果；汉赋作家喜欢大量使用相关名物词，形成了汉赋铺张扬厉气势宏大的风格；六朝骈文作家乐用丽藻艳辞使作品呈现出了绮靡的面貌；太史公好用今语代替古语，故《史记》语言平易浅近；班孟坚偏爱古语雅言，故《汉书》语言简奥艰深，以至历代学人都把它作为测量学力深浅的水准仪；杜甫善用双声迭韵词构成诗歌声律，形成了表达上的对称与错综回环之美，等等。只要我们具有较为充实的古汉语词汇知识，那就能更准确地评价不同风格

流派的作家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四、古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社会历史

语言直接反映社会的变化，而语言的词汇对社会的变化尤其敏感。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教、科技、思想，道德都会反映在那一历史时期的语言词汇之中，通过对词汇的研究就能看出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

古代社会关于死的名称有崩、薨、不禄、卒、徂落、陟方、殮等，《礼记·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邵晋涵《尔雅正义》曰：

“自上颠坏曰崩，薨亦颠坏之死；卒，本字为‘猝’，终也；不禄，不终其禄；死之言澌也，精神澌尽也；殂落，尧死之名；殮，战死。”“陟方”，是舜死之名。

同是称男子的配偶，名称也因人而异。《礼记·曲礼》：“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

指称同一事物为什么会有这许多名称呢？原来不仅是为了别异同，还要明贵贱，这说明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处在不同政治地位的人有着极其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尊卑差别。

《尔雅·释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山曰殷县，祭川曰浮沉。”从古人对祭祀名称的详细区分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崇尚祭祀的习俗，同时也反映了古代人类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对鬼神的敬畏心理。

周秦时代的语言里有二十四种不同染色的织物名称，其

中关于赤色的有絳、纁、朱、纁、緉、綉七种，赤的间色有缇、縑、紫、红四种，这一方面反映了那个时代染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也证实了《礼记·檀弓上》所载“周人尚赤”确系当时社会时尚。甲骨文中有“丝”、“册”等词，《尚书·禹贡》中有许多关于“蚕桑”和“丝织品”的词，亦可证实丝绸的制造和简册制度起源得很早，进而还可让我们窥见我国灿烂的古老文明。

《说文解字》收有关于“马”的词一百二十多个，关于“犬”的词八十多个，关于“牛”的词五十多个，关于“豕”的词三十多个。这些牲畜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毛色、不同的形体大小都有特定的名称，可见当时人们对牲畜观察的细致，也反映了畜牧业在那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综合上述例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对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去考察古代的社会历史是一个重要途径，是大有可为的。

第三节 古汉语词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古汉语词汇学与音韵学的关系

词是语音和意义的结合，我们要知道一个词的意义，就得说出这个词的声音；反之，只要我们说出了一个词的声音就可以使听的人循声知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声音和词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我们对上古音的研究，其重要用途一是认识通假字，确定词的假借义；再就是认定同源词。反过来我们通过对词的假借义和同源词的研究，可以从假借字

与本字和同源词之间的语音差异中寻求语音变化的条例，找出语音发展规律，从而为我们提供确定古音系统和重建古音的依据。

在古汉语词汇中有一部分摹声词和合音词，这是古代实际语言的生动记录；还有不少的联绵词，其中绝大多数都有双声迭韵关系，不少联绵词都有多种不同的写法而在今天读来又具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在古汉语构词法中也有语音形态构词法一类，因为它运用语音的微妙变化来构成新词，必然与古音的声韵系统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等等。我们对这些词汇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考订古音的一个重要步骤。

二、古汉语词汇学与语法学的关系

词是语言的意义单位，同时又是语法的构造单位，因此古汉语语法现象与词汇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向”这个词，《说文》解释说：“向，北出牖也。”本义专指朝北的窗口，引申之则有“方向”义，再引申就产生了“朝向”义。“朝向”之于“北窗”，从意义上说是实体概念转变为动作概念，是词义的引申发展；从语法看是名词变为了动词是词性的改变。《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生死”是使死者复生，“肉骨”是使白骨生肉。这里“生”是“使…复生”，“肉”是“使…长肉”，“死”是“死者”（即死了的人）。从意义上说是词义的引申发展，从语法上看则是动词、名词的使动用法和动词的名物化用法。这些例子说明词义的变化可以引起词性的变化。

有一些词原来表示实体概念，如“所”表示处所，“子”表示父母的儿女，“夫”表示成年男子。但是当它们用来作

名词的标志时，如“所好”、“瞳子”、“匹夫”，就会丧失原来的词汇意义而转化为语法成分了，这又说明词性的变化也会导致词义的变化。

构词法也是词汇学研究的对象。古代汉语中的构词法——特别是复合词的构词法与造句法有着很大的一致性。比如在句法结构上有所谓偏正结构、并列结构、动宾结构、述补结构、主谓结构等，而在构词形式上就有所谓附加式、联合式、支配式、补充式、陈述式。所以我们通过对构词法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整个语法体系的深入研究。

三、古汉语词汇学与修辞学的关系

修辞学是研究如何选择和利用语言作表现手段的学科，它所探讨的是语言的表达技巧。词汇的运用是语言表达技巧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对修辞的研究就离不开研究词汇本身的学科——词汇学的帮助，要学习研究文言修辞，自然就应学习研究古代汉语的词汇。

古汉语中有“染指”一词，从语法上看是一个述宾词组。《左传·宣公四年》记载郑灵公请诸大臣吃甲鱼，故意不让子公吃，子公十分生气，就用手指伸到盛甲鱼的鼎中沾上汁水尝尝味道就走了。后来人们用“染指”比喻参与不该参与的事情或取得非分之物，于是这个述宾词组就取得了语素意义以外的独特意义。“驸马”是汉代“驸马都尉”这个职官名称的简称，后因驸马都尉均由皇帝的女婿担任，于是“驸马”成了皇帝女婿的代称。“陛下”本来是说台阶之下，后用为对君主的敬称。蔡邕《独断》云：“陛，阶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